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佗粹編卷一至三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王　宮

史部七

金佗稡編

傳記類二名人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金佗稡編二十八卷續編三十卷宋岳珂撰珂有九經三傳沿革例已著録是編爲辨其祖岳飛之寃而作珂别業在嘉興金佗坊故以名書稡編成於嘉定戊寅續編成于紹定戊子稡編凡高宗宸翰三卷鄂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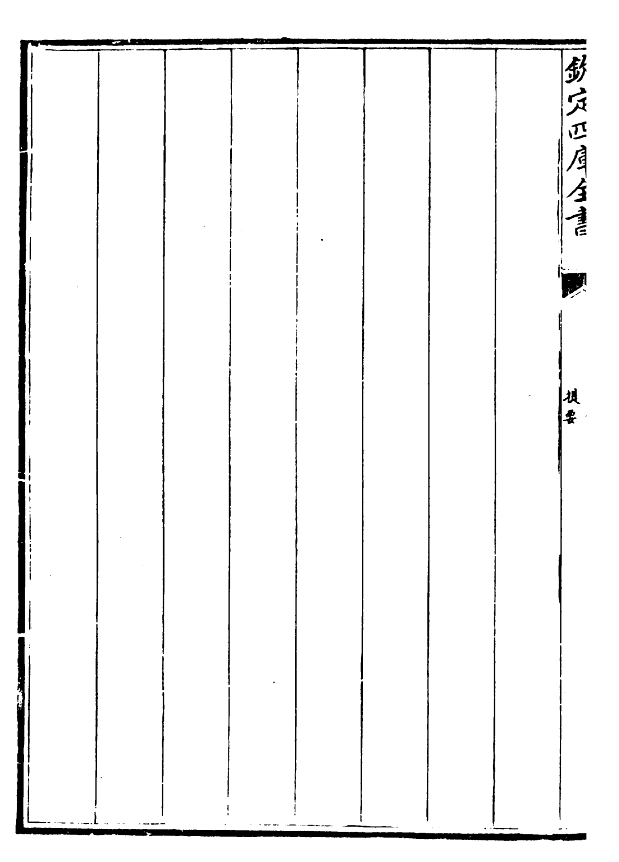
行實編年六卷鄂王家集十卷籲天辨誣五卷天定録三卷籲天辨誣者記秦檜等之鍛鍊誣陷每事引當時記載之文如熊克中興小紀王明清揮麈録之類而訶各繫辨証天定録者則飛經昭雪之後朝廷復爵襃封謚議諸事也續編凡宋高宗宸翰摭遺一卷絲綸傳信録十一卷天定別録四卷百氏昭忠録十四卷絲綸傳信録者飛授官制劄及三

省文移劄付天定别録者岳雲岳雷岳霖岳甫岳琛等辨誣復官告制劄及給還田宅諸制百氏昭忠録者飛歷陣戰功及歷官政績經編於國史及宋人劉光祖等所作碑刻行實黄元振等所編事蹟以次彚敘者也其宸翰拾遺中舞劒賦乃唐喬潭之作因高宗御書以賜故亦載焉編首自序稱况當規恢大有為之秋魚復之圖穀城之略豈無一二可

俎豆於斯世撿其所當行稽其所可驗而勿
祖之芻狗之已陳云云殆開禧敗衂之後端
平合擊已前時局又漸主戰故珂云爾也其
書歲久散佚元至正二十三年重刻於浙江
行省陳基為之序又有戴洙後序稱舊本佚
缺徧求四方得其殘編斷簡參互考訂始見
成書故書中脫簡闕文時時而有明嘉靖中
刻本並仍其舊今無從考補亦姑仍嘉靖舊

刻録之馬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金佗稡編原序

古者傳書有公私之異五十九篇上世之書也則更寫竹簡悉上送官藏名山而副京師蓋非金鐀石室之故文不得以並錄一家之記載若可以備史闕矣掘筆廢紙僅得不泯而著書遺札雖關國大議如封禪者亦必竢詔求而後徹聞書之不可茍傳如此開陽刻經亶存六藝親藩請史弗畀權謀著之舊章雜見可考越自銘碣起漢著録盛唐而後世之潛德幽光或者託植楹之

遺以詒久集録固多見矣文詞之富著作之工亦惟與栝棬之澤俱傳于家豈非疏戚緬殊觀覽隨變孝子慈孫之用心固不得以責塗人之如已而徇時棄置視物重輕於蠟車覆瓿亦出於理之或至者歟嗟夫事病於違時誼信於同欲斷壺而致千金之用人固未必逆信酸鹹土炭顧嗜者或均取焉盡亦觀諸理而已世固有問百年之血食而推其餘烈考前人之逸事以上之史官況當規恢大有為之秋魚復之圖瑴城之畧豈無一

二可俎豆於斯世摭其所當行稽其所可驗而勿視之芻狗之已陳則雖公天下之傳可也珂試守檇李之明年始刻家世顲天之書于郡塾即漢制佩章之義猝五編為一名之曰金佗惟先王勳在王家名在國史遺蹟之存者文昌章公固嘗傳而上之朝旣碑之襄陽又梓之江夏當世名公鉅卿拊膺興懐盛心激烈尚欲作九原而起之也其忍以遺孤之不肖遂即人而廢其言乎故刻傳不疑而豫比於罔羅放失之助厲世開功名者

或將有考焉耳不然寫琬琰積緗緗猶珂之私書也而何敢辱郡故府之藏嘉定著雍攝提格歲橘涂初吉珂謹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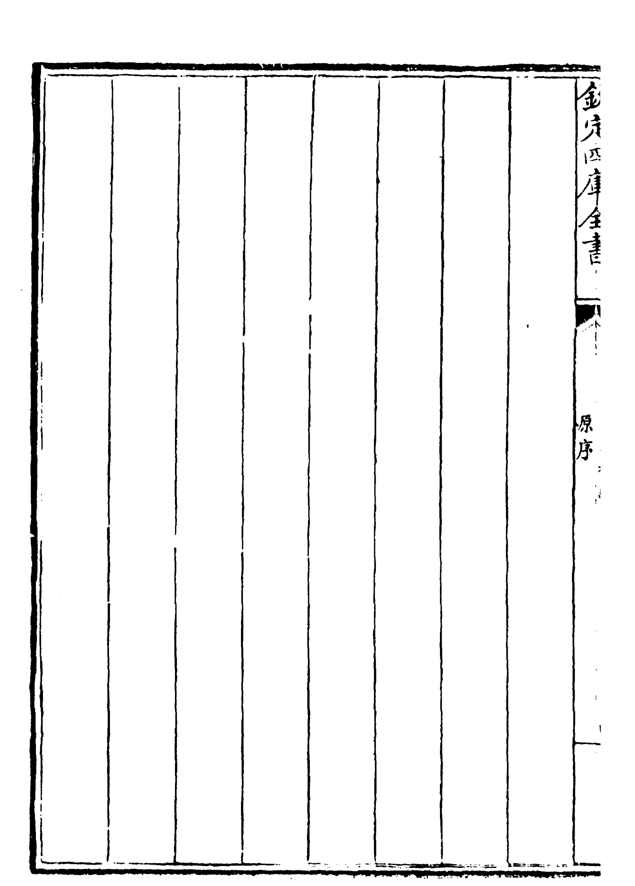
宋高宗承祖宗之緒雖間關播越退保江南然與漢光武不階尺土者異矣而靖康之亂又非新室赤眉之比南渡將相肺腑爪牙之臣亦非若曩時馮異伏劒而崛起者加以重熙累洽之仁漸摩浸漬淪膚浹髓垂二百年一旦兩宫蒙塵宗社為墟中原父老日夜欷歔思宋

不減三輔然光武弟兄徒步南陽左袒一呼盡復高皇帝舊物其故何哉葢光武知人明見萬里高宗舉國聽於權臣故回溪之敗馮異之罪小朱仙鎮之捷岳飛之功大光武不以一挫之失忘遠圖故異卒以再造之功興漢室高宗不能因戰勝之鋒用岳飛而徇主和之議任秦檜故以恢復自任者適足以媒忌嫉之口以忠貞許國者卒無以逃鍛錬之禍夫所貴乎中興之主者不以其能雪父兄之恥光祖考之烈乎今舉垂成之業而

棄之使馮異君臣專美於千載岳飛父子銜寃於地下此孝子忠臣所以讀金佗粹編者未嘗不為高宗惜也飛父子沒餘二十年孝宗受禪其孫珂賫始以籲天辨誣録詒闕訴上由是詔賜墳廟復爵位頒封謚禄遺孤時高宗為太上皇猶及見之吾意其北望舊京必恨不誅秦檜以謝天下嗚呼已無及矣編總若干卷今江浙行中書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樞密院事吳陵張公命斷事官經歴吳郡朱元佑重刻且曰西湖書院岳氏故第

也宜序而藏諸至正二十三年三月甲子左右司郎中

臨海陳基序



金佗稡編卷一

宋 岳珂 撰

高宗宸翰上

紹興四年

春三月先臣奏請先復襄鄧六郡以圖中原會方議通金好重於深入[迺]賜御札命先臣毋出李横所守界

勑岳飛揔卿忠義之心通于神明故兵不犯令民不厭兵可無愧於古人矣今朝廷從卿所請已降畫一令卿收復襄陽數郡惟是服者舍之拒者伐之追奔之際慎無出李横所守舊界却致引惹有悞大計雖立竒功必加爾罰務在遵稟號令而已收復之後安輯百姓隨宜措畫使可守禦不致班師之後復有疎虞始可回軍依舊屯駐朕當重寘賞典以旌爾功故兹筆諭無慢我言

十四日

劉光世請措置荆襄詔不許第令整兵以為先

臣援復賜御札

敕岳飛具省出師奏以卿智勇必遂克敵更在竭力致身早見平定近劉光世乞行措置荆襄朕已命卿豈易前制但令光世嚴整步騎以為卿援緩急動息可行關報也亦當令卿將佐等知庶可益壯軍心鼓勇士氣所向無前孰能禦哉廿一日

夏五月進兵襄陽克之捷聞廷議猶患其難守

賜御札問方畧

敕岳飛朕具聞卿已到襄陽李成望風而退朕雖有慰于心而深恐難善其後此賊不戰而歸其理有二一以卿紀律素嚴士皆效死故軍聲遠振其鋒不可當一乃包藏禍心俟卿班師彼稍就緒復来擾劫前功遂廢卿當用心籌畫全盡之策来上若多留將兵唯俟朝廷下里餽糧徒成自困終莫能守適足以為朕憂不知李成在彼如何措置糧食脩治壁壘萬無劉豫肯為運糧之

理今既渡江屯泊何所及金國偽齊事勢强弱卿可以厚金幣密遣間探的確具聞葢國計之所在也故兹筆諭深宜體悉

李成益兵請戰又大敗復賜御札問方畧及諭

先臣為誘敵之計

具省卿奏李成益兵而來我師大獲勝捷乃卿無輕敵之心有勇戰之氣之所致也因以見賊志之小小耳朕甚慰焉此月九日嘗降親筆令卿條畫守禦全盡之策

若少留將兵恐復為賊有若師徒衆多則饋餉疲勞乃自困之道也卿必有以處焉及密遣間探要知金敵偽齊事勢强弱點集次第想已必達卿宜籌畫良策來上庶幾不廢前功也將來議定卿若班師將令留人馬亦權暫少留作守城之夫計其餘設伏而卿亦少留近境要當致彼賊師再來併力掩擊勦除而後雖真實少留人馬彼亦不敢有所侵犯也卿更籌之朕不遥制

冬十一月敵合兵大舉入寇邊報急賜御札趣

先臣提兵東下

近来淮上探報緊急朕甚憂之已降指揮督卿全軍東下卿夙有憂國愛君之心可即日引道兼程前来朕非卿到終不安心卿宜悉之

十二月提軍趨合肥賜御札撫問

卿義勇之氣震怒無前長驅濟江威聲遠暢宜奮揚於我武務深得於敵情既見可乘之機即為擣虚之計眷茲忠畧豈俟訓言深念勤勞往加撫問

紹興五年

夏四月奉詔平湖冦楊么至長沙賜御札

近得奏知卿已至潭州時方盛暑將士良勞朕以湖湘之冦逋誅累年故特委卿為且招且捕之計欲使恩威並濟綏靖一方聞卿到彼措畫得宜朕甚嘉之然今去防秋不遠若此冦既平則可以專意扞敵更宜多筭決致成功此朕所望於卿者其他曲折張浚既至軍前可就議也二十三日

六月大破楊么等寇湖湘悉平賜御札襃寵

比得張浚奏知湖湘之寇悉已肅清紓朕顧憂良用欣愜非卿威名冠世忠畧濟時先聲所臨人自信服則何以平積年嘯聚之黨於旬朝指顧之間不煩誅夷坐獲嘉靖使朕恩威兼暢厥功茂焉腹心之患既除進取之圖可議緬思規畫嘉歎不忘然恐招撫之初人懷反側更宜綏輯以安衆情措置得宜彼自馴擾浚必已與卿計之熟矣或有陳請可具奏來

湖湘平還屯武昌賜御札戒先臣豫備

敕岳飛武昌控制上流淮甸只隔一水可多方措置遣得力人間探無使寇攘窺伺即令動息如何莫謂未有警報而緩圖之事不素定難以應猝卿其用心體國萬一有警當極力捍禦乘勢掃戮無少疎虞即卿之功日具的實動息奏來十四日

紹興六年

春詔宰臣張浚出視師賜御札

朕以寡昧之資履艱難之運雖夙宵自厲冀恢復於丕基而姦宄未銷尚憑陵於方夏殆欲親蒙矢石身屬櫜鞬報兩宮遷越之讎拯百姓流離之苦坐薪嘗膽疾首痛心十年于兹終食屢歎今委宰輔督護戎昭而卿以柱石之資總貔虎之衆居懷憤激期于蕩平然念王者之師本於伐叛天下之將專以靖民俾號令之申嚴慰雲霓之徯望毋窺近效有害成功必使部伍無譁田閭不擾副我撫綏之意共成戡定之功舍爵策勲朕不敢

忍故兹親筆卿宜悉之

張浚既出視師復賜御札申諭眷倚之意

朕以父兄蒙塵中原陷没痛心嘗膽不敢遑寧已命相臣往專經畫正賴爾等深體此懷各奮精忠勉圖報效儻有幾會無忒後時所冀二聖還歸故疆恢復用副朕平日眷待責成之意

二月督府議進屯以圖中原先臣遂移鎮襄陽

賜御札令勉諭將佐

朕惟國之用武必據形勝以為地利今西南之重實占
上游既已委卿移屯要害深圖戰守之計卿宜以朕此
意敦諭將佐撫勞士卒勉思忠義戮力一心叶贊事幾
庶克攸濟有功必報朕不汝忘賜岳飛并本軍將佐等
三月丁丑周國夫人姚氏憂賜御札趣先臣起
復
比閱軍中奏知卿奄遭內艱倚注之深良用震怛然人
臣大義國爾忘家移孝為忠斯為兩得已降制命趣卿

起復卿宜體幾事之重畧常禮之煩無用抗辭即祗舊
服乘吏士銳氣念家國世讎建立殊勳以遂揚名顯親
之美斯孝之至也故兹親筆諒悉至懷
秋先臣將按邊朝廷患給餉者不時至賜御札
命按舉功辠以寘賞罰
朕將遣大兵控臨邊境軍須調度不可愆時應守令監
司措置餉運不擾而辦者卿可具名来上當議襃擢其
或不虔致誤國事亦即按劾以聞邦有常刑朕不敢貸

九月還至武昌偽齊兵犯淮西有詔提軍東下
時先臣目疾甚張浚以聞詔遣僧中印皇甫知
常馳至軍療眡賜御札勞問且趣其師
近張浚奏知卿病目已差醫官為卿醫治然戎務至繁
邊報甚急累降詔旨促卿提兵東下卿宜體朕至懷善
自調攝其他細務委之僚佐而軍中大計須卿決之如
兵之在遠者自當日下抽還赴此期會想卿不以微疾
遂忘國事朕將親臨江滸矣卿併悉之

淮西寇已遁賜御札止先臣東援之師且勞問

目疾

比屢詔卿提兵東下今淮西賊遁未有他警已諭張浚從長措置卿之大軍未須遽發也如聞卿果以目疾為苦不至妨軍務否近差醫者疾馳往卿所看視卿宜省思慮慎藥餌安静調養至於求閑之請非朕所知雖累請無益也故兹親筆以示眷懷

前詔未拜先臣已力疾提軍至九江奏至玉音

宣諭輔臣以先臣有尊朝廷之義復賜御札嘉

奬且命爲乘機進取之計

聞卿目疾小愈即提兵東下委身徇國竭節事君於卿

見之良用嘉歎今淮西既定别無他警卿更不須進發

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即依張浚已行事理從長措

置亦卿平日之志也故兹親詔卿宜知悉

冬先臣奉詔遂出師襄漢賜御札

覽奏知卿出師漢上規模素定必不徒行方冬遠涉將

士良苦卿更勤加撫勞用副朕意

師至襄漢賜御札撫問且諭以勉力遠圖之意

卿志存憂國義專報君式總兵戎再臨襄漢顧霜露之

冒犯想徒御之勤勞深副簡知自宜神相朕當食而嘆

中夜以思非我忠臣莫雪大恥所祈勉力用究遠圖卿

目疾邇来更好安否故兹親諭想宜悉之

初先臣下商虢至長水得糧凡十七萬俘獲甚

衆會淮西有警遂還至是復與僞齊戰于何家

寨于白塔于牛蹄皆大捷賜御札奬諭且申述

前功

卿學深籌略動中事機加兵宄葉之間奪險松柏之塞仍俘甲馬就食糗糧登閧三捷之功實冠萬人之勇朕方申嚴漕輓督責計臣俾遠赴於師期庶士無於飢色卿其勝敵益戒用心愈剛毋少狃於前勞用克當於大敵但使先聲後實我武既揚將見左枝右捂敵人自病朕所望者卿其勉旃

十二月大雪苦寒遣賜器物傳宣撫問兼賜御札

戰鞍繡韉各一對龍涎香一千餅龍茶一合靈寶丹一合鐵簡一對賜卿至可領也

降槍樣至軍中賜御札

卿軍中見用長槍似未盡善此物須是銛利勁决即用之借助人力今降樣去可依此製造盡改舊樣不用十五日

紹興七年

春既下詔招陷敵官吏乃賜先臣御札令以德

音檄諭

朕惟中原官吏皆吾舊臣迫於敵威中致睽絶豈棄君

而從敵實權時以保民罪由朕躬每深自咎儻能懷忠

體國率衆來歸當議因其官爵更加褒寵罪無大小悉

與寛除天日所臨朕言必信故兹親筆所宜悉之

卿可作恭被親筆手詔移檄中原州縣官吏

復賜御札命先臣招諭偽齊親黨

劉豫親黨有能察時順理以衆來歸自王爵以下皆所不吝罪無大小一切寬貸卿可多遣信實之人宣諭朕意

三月先臣扈蹕至建康召至寢閤玉音宣諭曰中興之事朕一以委卿先臣頓首奉詔時劉光世罷兵未知所付聖意屬先臣議既定賜御札令付王德等

朕惟兵家之事勢合則雄卿等久各宣勞朕所眷倚今委岳飛盡護卿等蓋將雪國家之恥拯海内之窮天意昭然時不可失所宜同心恊力勉赴功名行賞荅勲當從優厚聽飛號令如朕親行儻違斯言邦有常憲
先臣既奉詔復抗䟽論恢復大計時秦檜力主和議聞先臣將合師北討懼其成功謀奪所領
先世軍從中沮撓前議遂寢乃賜御札
覽奏備悉俟卿出師有日别降處分淮西合軍頗有曲

折前所降王德等親筆須得朝廷指揮許卿節制淮西之兵方可給付仍具知稟奏来

先臣至督府與張浚論劉光世軍力言張俊吕祉王德皆不可付恐士心不服或以致變浚疑其有自營得軍意先臣乃即上章乞解兵柄賜

御札慰諭且封還奏劄

奏劄復還卿國事至重要當子細商量期於有濟可速起發見張浚仍具奏来

先臣復上奏懇免乞持餘服賜御札封還元奏

再覽來奏欲持餘服良用愕然卿忠勇冠世志在國家朕方倚卿以恢復之事近者探報賊計狂狡將窺我兩淮正賴日夕措置有以待之卿乃欲求閑自便豈所望哉張浚已過淮西視師卿可亟往商議軍事勿復再有陳請今封還元奏故兹親筆宜體至懷

先臣懇免不止詔遣中使宣諭張浚所議軍事

賜御札再還元奏

比降親筆諭朕至意再覽卿奏以渾瑊自期正朕所望於卿者良深嘉歎國家多事之際卿為大臣所當同恤見遣中使宣卿赴張浚處詳議軍事傳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卿其勿事形迹以濟功勲今再封還來奏勿復有

請

先臣議事畢奉詔還屯復上奏以為賊豫逋誅叛據中土歲月滋久民困日深宜及時攻取以除腹心患乞不假濟師止以本軍進取賜御札

褒諭

覽卿來奏備見忠誠深用嘉歎恢復之事朕未嘗一日敢忘于心正賴卿等乘機料敵力圖大功如卿一軍士馬精銳紀律修明鼓而用之可保全勝卿其勉之副朕

注意

秋七月張俊楊沂中之旨至淮西酈瓊等果大譟不服遂殺呂祉以全軍叛降偽齊賜御札諭

先臣招捕

國家以疆埸多虞已及防秋比降指揮除張浚為淮西
宣撫使楊沂中為制置使而廬州統制官酈瓊意謂朝
廷欲分其兵馬遂懷反側不能自安於八日脅衆叛去
朕已降詔開諭招撫兼遣大兵如無歸意即行掩捕卿
宜知悉比覽裁減官吏奏狀知卿體國愛民之意深契
朕心嘉歎無已

金佗粹編卷一

金佗稡編卷二

宋 岳珂 撰

高宗宸翰中

紹興七年

先臣前奏乞以本軍進討劉豫既奉詔方整兵北鄉復上奏請建都上游以瞰中原以示聖意之所鄉會淮西軍變因賜御札報諭令俟機

會

覽卿來奏備見愛君忠義之誠朕懷國家之大耻竭盡民力以養兵訓戎恢復之事未嘗一日少忘于心但以近者張浚謀之不臧淮西兵叛事既異前未遑亟舉而議者謂朕當不常厥居使敵人莫測建康臨安以時往来固不害為恢復之圖也唯俟幾會以決大策地遠不得與卿面言卿其益勵壯猷副朕責成之意

先臣奉詔不復出師第行邊備守朝廷猶以上

流爲慮賜御札令先臣飭備
卿盛秋之際提兵按邊風霜已寒征馭良苦如是别有
事宜可密奏来朝廷以淮西軍叛之後每加過慮長江
上流一帶緩急之際全藉卿軍照管可更戒飭所留軍
馬訓練整齊常若冦至蘄陽江州兩處水軍亦宜遣發
以防意外如卿體國豈待多言
先臣奉詔以舟師屯九江爲淮浙聲援既至賜
御札撫問且遣騶使燕勞宣諭聖意

比降旨令卿領兵應援淮浙庶幾王室尊安中外寧謐
聞卿即日就道已屯九江憫勞跋履之勤良用嘉歎今
遣江諮賜卿茶藥酒果及燕犒將士仍令諭朕委曲之
意卿其悉之

紹興八年

秋奉詔入覲時金人方議通好先臣因賜對力
言敵情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
貽後世譏議及還屯飭備益嚴已而卒許敵和

賜御札報諭因其戒謹之意復寓聖訓

朕昨與卿等面議金國講和事今金人已差張通古蕭哲前來議和朕以梓宮未還母兄宗族在遠夙夜痛心不免屈意商量然皆卿等戮力練兵國威稍振是致敵人革心如此卿等之功朕豈可忘若境土來復自今尤當謹飭邊備切宜體朕此意益加訓練兵馬常作不虞之戒以圖永久安固付此親札想宜知悉

朝廷得金人書歸我河南地賜御札報諭歸功

先臣

今月二十七日已得大金國書朕在諒陰中難行吉禮止是宰執代受書中無一須索止是割還河南諸路州城此皆卿等扶危持顛之效功有所歸朕其可忘尚期飭備以保全勲故兹親札各宜體悉

紹興九年

朝廷以金好方密賜先臣御札令毋得過界招

納

朕委任卿嚴飭邊備唯是過界招納得少失多已累行約束丁寧詳盡今後雖有三省密院文字亦須繳奏不得遣發付此親札想宜體悉

紹興十年

朝廷得諜報金人果有意叛盟賜御札令飭備昨因敵使至慮傳播不審妄謂朝廷專意議和是用累降旨嚴飭邊備近據諸路探報敵人舉措似欲侵犯卿智謀精審不在多訓更須曲盡關防為不可勝之計斯

乃萬全朕比因傷冷作疾凡十日不視朝今則安和無事慮貽卿遠憂故兹親詔想宜知悉

夏五月金人大舉入寇先臣聞警即奏乞面陳機容會已詔與諸大帥進兵賜御札不許趣先

臣乘機破敵仍問至計

覽卿來奏欲赴行在奏事深所嘉歎況以戎事之重極欲與卿相見但敵兵在近事機可乘已委卿發騎兵至陳許光蔡出奇制變因以應援劉錡及遣舟師至江州

屯泊候卿出軍在近輕騎一来庶不廢事卿憂國康時謀深慮遠必有投機不可淹緩之策可親書密封急置来上朕所虚佇也遣此親札想宜體悉

時河南盡陷復詔趣先臣與諸大帥進兵賜御札令乘機措置招納

金人過河侵犯東京復来占據已割舊疆卿素藴忠義想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乘機取勝結約招納等事可悉從便措置若事體稍重合稟議者即具奏来付卿

親札想宜體悉

劉錡據順昌以抗金先臣奉詔即遣張憲姚政

赴敵未至復賜御札命應援關陝河北以圖京

師

金人背約烏珠見據東京劉錡在順昌雖屢有捷奏然

孤軍不易支吾已委卿發騎兵策應計已遣行續報薩

拉噶犯同州郭浩會合諸路扼其奔衝卿之一軍與兩

處形勢相接况卿忠義謀畧志慕古人若出鋭師邀擊

其中左可圖復京師右謀援關陜外與河北相應此乃
中興大計卿必已有所處唯是機會不可不乘付此親
札想宜體悉
先臣既遣張憲姚政至順昌光蔡援劉錡具以
奏聞未至六月復賜御札趣遣兵
劉錡在順昌府捍禦金兵雖屢殺獲其兵勢源源未已
卿依已降詔旨多差精鋭人馬火急前去救援無致敵
勢猖狂少落姦便不得頃刻住滯六月六日巳時

先臣之奏未至復賜御札趣遣兵

已降指揮委卿遣發軍馬往光蔡以来策應劉錡以分
敵勢緣錡首與敵人相角稍有挫衂即於國體士氣所
繫非輕卿當體國悉力措置無致少失機會付卿親札
想宜體悉

先臣遣張憲姚政之奏既至因復請諸在所面
陳機宜賜御札不許令併力破敵

覽卿奏已差發張憲姚政軍馬至順昌光蔡深中機會

卿乞赴行在所奏事甚欲與卿相見緣張浚親率大兵在淮上已降指揮委卿統兵併力破敵卿可疾速起發乘此盛夏我兵得利之時擇利進取候到光蔡措置有緒輕騎前來奏事副朕虛佇也付此親札想宜體悉

詔以先臣屢請覲慮妨乘機驛遣李若虛詣軍前議事賜御札令先臣審處機會且諭以委任之意

金人再犯東京敵方在境難以召卿遠來面議今遣李

若虛前去就卿商量凡今日可以乘機禦敵之事卿可一一籌畫措置先入急遞奏來據事勢莫須重兵持守輕兵擇利其施設之方則委任卿朕不可以遥度也盛夏我兵所宜至秋則彼必猖獗機會之間尤宜審處遣親札指不多及

朝廷以順昌為憂復賜御札趣已遣之兵仍令濟師

累降詔旨令發精鋭人馬應援劉錡令順昌與敵相對

日久雖屢殺獲恐人力疲困不便卿可促其已發軍馬或更益其數星夜前去協助劉錡不可少緩有失機會卿體朕此意仍具起發到彼月日奏來六月十二日

初先臣召對罷詣資善堂見孝宗皇帝英明雄偉退而歎曰中興基本其在是乎時儲極虛位天下寒心權臣娼忌人言在廷莫敢倡議先臣獨念聖眷優渥不敢愛身思欲盡言以報至是金再叛盟先臣灑泣厲衆即日北討將行數請

面陳冀以感動上聽會詔趣進兵不許乃密為
親書奏上之大畧以為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
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復讎之志
奏至宸衷感悟賜御札褒嘉會劉錡戰退三路
都統龍虎等軍因諭先臣以擣虛斷後之策
覽卿親書奏深用歎嘉非忱誠忠讜則言不及此卿識
慮精深為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兹者河南復陷日
夕惓然比遣兵渡淮正欲密備變故果致僘擾劉錡戰

退三路都統龍虎等軍以捷來上顧小敵之堅深軫北顧之念卿可附近乘此機會見可而進或犄角㨗虛或斷後取援攻守之策不可稽留兵難遥度卿可從宜措置務在取勝用稱引望已進卿秩并有處分想已達矣建不世之勲垂名竹帛得志之秋宜决策於此他處未曾諭旨令首以詔卿蔽自朕意想宜體悉十一日

先臣得順昌府陳規所申復親提兵進援奏至

賜御札褒嘉仍諭以進取之計

覽卿六月二十二日奏得順昌府陳規所申見覩提兵前去措置可見卿忠義許國之誠嘉歎不已令敵兵雖退若不乘時措置恐他時愈見費力已令張俊措置亳州韓世忠措置宿州淮陽軍卿可乘機進取陳蔡就閏六月終一切了畢候措置就緒卿可輕騎一來相見也

劉錡既又戰退烏珠等軍復賜御札趣先臣進

兵乘機决勝

劉錡在順昌屢捷烏珠親統精騎到城下官軍鏖擊狼

狷逋去今張俊提大軍在淮西韓世忠輕騎取宿卿可依累降處分馳騎兵兼程至光蔡陳許間須七月以前乘機决勝冀有大功為國家長利若稍後時弓勁馬肥非我軍之便卿天資忠智志慕古人不在多訓十九日三更

提兵至蔡州賜御札撫勞仍諭聖意

覽卿奏提兵已至蔡州暑行勞勩益見忠誠許國嘉歎無已朕意初欲擒取渠魁庶幾羣黨自潰兩國生民有

息肩之期然軍情敵勢必已在卿目中遲速進退卿當審處所宜廿八日

閏六月張憲復潁昌府先臣親帥大軍去蔡而北賜御札嘉奬仍諭以委寄之意

覽卿奏克復潁昌已離蔡州向北措置大帥身先士卒忠義許國深所嘉歎然須過為計慮敵懐蠆毒恐至高秋馬肥不測豕突當使許蔡遺民前期保聚大軍進退之宜輕重緩急盡以委卿朕不從中御也初三日

舉兵過蔡所鄉破竹軍聲大振又遣楊成復鄭州張憲復陳州捷聞賜御札奬諭且遣中使宣勞仍寓聖訓

覽卿奏知已遣兵下鄭州自許陳蔡一帶形勢皆為我有又大軍去敵寨止百餘里想卿忠義許國之心必期殄滅殘敵嘉歎無已然敵計素狡狙詐雖其姦謀不能出卿所料更在明斥堠謹間諜乘機擇利必保萬全兵事難以隃度遲速進退朕專付之卿也已差中使勞卿

一軍未到間卿有所欲前期奏来入覲無早晚但軍事可以委之僚屬即便就途遣此親札想宜體悉

先臣因奏捷歸功諸將會遣中使詔賜王貴等袍帶各一以褒其功賜御札命先臣給付

朕嘗聞卿奏稱王貴張憲徐慶數立戰效深可倚辦方今正賴將佐竭力奮死助卿報國以濟事功理宜先有以旌賞之其王貴等各賜撚金線戰袍一領金束帶一條至可給付也十二日

先臣進兵郾城賜御札撫問仍令措置屯守蔡

潁

得卿奏提兵在道暑行勞勩朕念之不忘狂敵尚在近

境今已入秋預當嚴備以防豕突蔡潁舊隸京西今專

付卿措置當分兵將屯守防扞并謀絶其糧道使敵有

腹背之顧在卿方畧隨宜處畫朕久欲與卿相見事畢

輕騎一来為佳餘候面議遣此親札想宜體悉

烏珠與其龍虎大王等會于東京議以為諸帥

皆易與獨先臣孤軍深入且有河北忠義響應之援其鋒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於是朝廷得諜報大以先臣軍為慮亟賜御札令俟

隙並舉

近據諸處探報及降敵面奏皆云烏珠與龍虎議定欲誘致王師相近汴都併力一戰卿切須占穩自固同為進止敵或時遣輕騎來相誘引但挫其鋒勿貪小利墮其詭計俟有可乘之隙約定期日合力並舉以保萬全

二十七日

秋七月師在穎昌先臣以輕兵屯于郾城張憲

韓清復西京趙俊復趙州孟邦傑復南城軍梁

興董榮復絳州垣曲縣遂復王屋李寳孫彦戰

于曹州于宛亭縣于渤海廟皆大捷中原震響

烏珠併兵于東京復以其蓋天龍虎大王及昭

武大將軍韓常之兵寇郾城先臣帥戲下迎擊

大破之烏珠復收兵求戰又大敗殺其大酋鄂

爾多貝勒賜御札嘉奬

覽卿七月五日及八日兩奏聞敵併兵東京及其將率衆侵犯已獲勝捷卿以忠義之氣獨當强敵志在殄滅其衆朕心深所傾屬已遣楊沂中悉軍起發自宿亳前去牽制聞劉錡亦已進至項城卿當審料事機擇利進退全軍為上不妨圖敵又不墮彼姦計也遣此親札諒深體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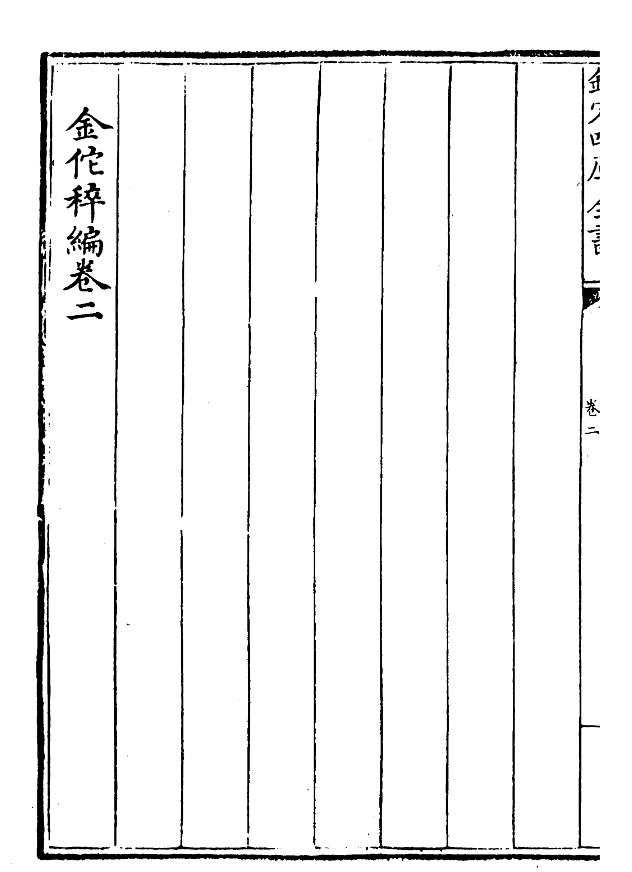
郾城屢勝烏珠斂兵退却捷繼至復賜御札褒

諭申述前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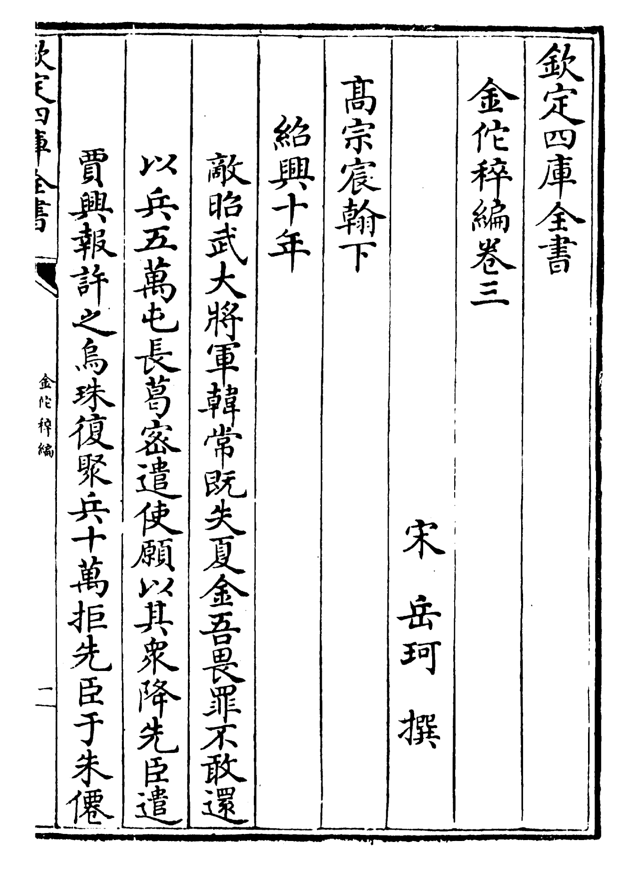
覽卿奏八日之戰敵以精騎衝堅自謂奇計卿遣背嵬游奕迎破其鋒戕其將領實為雋功然大敵在近卿以一軍獨與決戰忠義所奮神明助之再三嘉歎不忘于懷此已遣楊沂中全軍自宿泗前去韓世忠亦出兵東向卿料敵素無遺策進退緩急之間可隨機審處仍與劉錡相約同之屢已諭卿不從中御軍前凡有所須一一奏來七月廿二日

烏珠兵十二萬退屯臨頼小校楊再興以三百騎至小商橋與敵遇大破其師烏珠憤其敗遂攻頼昌先臣命臣雲以背嵬援王貴戰于頼昌城西敵衆大敗殺烏珠之子壻統軍上將軍夏金吾等凡六人俘馘萬計得其雪護闌馬及金印七鈕以獻烏珠僅以身免副統軍尼雅滿重創輿至東京而死中原大震先臣乗勝進兵朱僊鎮烏珠收潰兵對壘而陳先臣亟奏乞乗機破

滅渠魁以復故壤賜御札報諭仍寓嘉歎之意
覽卿奏烏珠見聚兵對壘卿欲乘時破滅渠魁備見忠
義之氣通于神明卻敵興邦唯卿是賴已令張俊自淮
西韓世忠自京東擇利並進若敵勢窮蹙便當乘機殄
滅如姦謀詭計尚有包藏諒卿亦能料敵有以應之楊
珪自敵中逃歸有所見事宜令録本付卿亦欲一知也
遣此親札想宜體悉



金佗稡編卷二



金佗稡編卷三

宋　岳珂　撰

高宗宸翰下

紹興十年

敵眙武大將軍韓常既失夏金吾畏罪不敢還以兵五萬屯長葛密遣使願以其衆降先臣遣賈興報許之烏珠復聚兵十萬拒先臣于朱僊

鎮先臣按兵不動第遣將以背嵬五百奮擊大破之烏珠奔東京時大軍去京纔四十五里方議受降且進取兩河響應指期成功秦檜主和議懼得罪于敵亟請班師先臣抗疏以為敵人巢穴盡聚東京屢戰屢奔銳氣沮喪得間探報烏珠已盡棄輜重疾走渡河況今豪傑鄉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强弱已見時不再来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奏至宸衷感

悟賜御札令少駐近便得地利處報諸帥同為

進止

得卿十八日奏言措置班師機會誠為可惜卿忠義許

國言詞激切朕心不忘卿且少駐近便得地利處報楊

沂中劉錡同共相度如有機會可乘約期並進如且休

止以觀敵釁亦須聲援相及楊沂中已於今月二十五

日起發卿可照知遣此親札諒宜體悉

前詔未至諸大帥各已退師秦檜復請休兵觀

釁亟趣先臣退一日而奉金牌者十有二先臣

奉詔還自朱僊鎮將朝于在所會韓世忠在淮

陽楊沂中往徐州朝廷慮敵軍襲其後復賜御

札令駐京西牽制

比聞卿已趣装入覲甚慰朕虚佇欲見之意但以卿昨

在京西與敵接戰遂遣諸軍掎角並進今韓世忠在淮

陽城下楊沂中已往徐州卿當且留京西伺敵意向為

牽制之勢俟諸處同為進止大計無慮然後相見未晚

也遣此親札諒深體悉

先臣還至廬州始奉牽制之詔而韓世忠已還

軍於楚州賜御札報諭令疾馳入覲

昨以韓世忠出軍淮陽委卿留京西為牽制之勢今聞

卿已至廬州世忠却已歸楚卿當疾馳入覲以副朕佇

見之切軍事足得面議遣此親札諒深體悉

紹興十一年

春正月諜報烏珠韓常將入寇先臣聞警即上

疏乞會諸帥兵破敵願以身為先驅既遣奏整兵以俟命未至十五日乙卯烏珠韓常與其龍虎大王先驅渡淮二十五日乙丑駐廬州界報至賜御札令先臣以兵至江州

據探報敵人自壽春府遣兵渡淮已在廬州界上張俊劉錡等見合力措置掩殺卿可星夜前來江州乘機照應出其前後使敵腹背受敵不能枝梧投機之會正在今日以卿忠勇志吞此敵當即就道付此親札卿宜體

悉

二月四日癸酉先臣在鄂未奉前詔念敵既舉國入寇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敵必奔命可以坐制其敝既遣奏又欲亟遏敵師是日再抗疏曰今敵在淮西臣若擣虛勢必得利萬一以為寇方在近未暇遠圖即乞且親至蘄黃相度以議攻却且敵知荆鄂宿師必自九江進援今若出此貴得不拘使敵罔測未至賜御札趣出兵

比以金兵侵犯淮西已在廬州張俊楊沂中劉錡見併力與敵相拒已親札諭卿乘此機會提兵合擊必成大功副卿素志卿可星夜倍道來江州或從蘄黄繞出其後腹背擊敵機會在此朝夕須報再遣親札想宜體悉

前詔未至敵已迫和州七日丙子復賜御札趣

出兵

敵犯淮西與張俊和州相拒已遣親札趣卿倍道前來合力擊敵早夜以俟卿忠智冠世今日之舉社稷所繫

貴在神速少緩恐失機會也再遣手札卿當深悉七日
九日戊寅先臣始奉出兵江州之詔下令以十
一日庚辰就道且以奏聞未至十日己卯詔遣
中使張去為至先臣軍賜御札趣出兵
敵寇聚于淮西張俊楊沂中劉錡已於和州巢縣下寨
與敵相拒韓世忠出兵濠上卿宜倍道共乘機會前所
發親札卿得之必已就道今遣張去為往諭朕意卿更
須兼程無詒後時之悔諒卿忠智出於天性不俟多訓

也

先臣時以寒嗽在告庚辰力疾發鄂渚會所乞合諸帥兵破敵之奏始至賜御札褒嘉

昨得卿奏欲合諸帥兵破敵備見忠誼許國之意嘉歎不已今敵犯淮西張俊楊沂中劉錡已併力與敵相拒卿若乘此機會亟提兵會合必成大功以朕所見若卿兵自蘄黄繞出其後腹背擊敵似為良策卿更審度兵貴神速不可失機會也再遣親札想宜體悉

朝廷得歸正人所報十五日甲申復賜御札趣

出兵

比屢遣手札并面諭屬官仍遣中使趣卿提兵前來共破敵人諒卿忠憤許國之心必當力踐所言以攄素志今據歸正人備說金人梟勇之將皆在淮西朕度破敵成功非卿不可若一舉奏功庶朕去年宥密之詔不為虛言況朕素以社稷之計倚重於卿今機會在此曉夕以佇出師之報再遣此札卿宜體悉十五日

先臣始沓奉前詔乃盃疾馳以行十七日丙戌

先臣癸酉之奏始至時朝廷亦欲亟遏敵師賜

御札報諭令姑緩京洛之策

屢發手詔及毛敦書張去為繼往諭旨朝夕需卿出師

之報覽二月四日奏備悉卿意然事有輕重今江浙駐

蹕敵騎近在淮西勢所當先兼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

錡李顯忠等皆已與敵對壘卿須親提勁兵星夜前來

蘄黃徑趨壽春出其軍後合力勦除凶渠則天下定矣

想卿聞此即便就道再遣親札宜深體悉

是日既詔令緩京洛之策而先臣乞出蘄黃之

奏始至復賜御札嘉奬

得卿奏欲躬親前去蘄黃州相度形勢利害貴得不拘於九江以卿天資忠義乃心王室諒惟蚤夜籌畫必思有以濟國家之急若得卿出蘄黃徑擣壽春與韓世忠張俊相應大事何患不濟中興基業在此一舉覽奏不勝嘉歎再遣親札卿宜體悉十七日未時

十九日戊子先臣出師之奏始至賜御札嘉歎

且申述先臣初奏會兵破敵之意

得卿九日奏已擇定十一日起發往蘄黄舒州界聞卿見苦寒嗽乃能勉為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覽奏再三嘉歎無斁以卿素志殄敵常苦諸軍難合今烏珠與諸頭領盡在廬州接連南侵張俊楊沂中劉錡等共力攻破其營退却百里之外韓世忠已至濠上出鋭師要其歸路劉光世悉其兵力委李顯忠吳錫張琦等奪回

老小孳畜若得卿出自舒州與韓世忠張俊等相應可望如卿素志惟貴神速恐彼已為遁計一失機會徒有後時之悔江西漕臣至江州與王良存應副錢糧已如所請委趙伯牛以伯牛舊嘗守官湖外與卿一軍相諳安也春深寒暄不常卿宜慎疾以濟國事付此親札卿須體悉十九日二更

先臣出師蘄黃親以背嵬先驅疾馳入廬州烏珠懲賴昌之敗聞軍至舉營宵遁韓常亦以長

葛乞降之舊先退兵渡淮三月一日庚子報至

賜御札諭先臣令平蕩壽春

聞敵人已過壽春卿可與張俊會合率楊沂中劉錡並往尅復得之則盡行平蕩使敵不得停迹以除後患則卿此来不為徒行也有所措置開具奏来一日

朝廷得韓世忠奏復賜御札趣先臣會合平蕩

韓世忠奏已親提兵自濠往壽春府卿可約與相見從長措置敵人若未全退或已退復来接戰即當乘其既

敢痛與勦戮使知懲畏若已退不復来即壽春順昌皆
可平蕩淨盡免其後来之害以卿體國之意必協心共
濟不致二三也遣此親札諒宜深悉
先臣軍在廬州烏珠韓常已遁得張俊報敵已
渡淮盡絶乃還軍舒州具以奏聞且候進止會
烏珠聞先臣退師用酈瓊計復窺濠州先臣聞
警以四日癸卯夜發舒州進援朝廷得警奏十
一日庚戌賜御札趣出兵

烏珠再窺濠州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錡皆已提軍到淮上以卿忠智許國聞之必即日引道切須徑赴廬州審度事勢以圖壽春廬通水運而諸路漕臣皆萃于彼卿軍至糧草不乏又因以屏蔽江上軍國兩濟計無出此已行下諸漕為卿一軍辦糧草不管闕乏付此親札卿須體悉十一日未時

先臣已先詔出師援濠朝廷猶未知庚戌之夕

先臣還舒之奏始至乃賜御札嘉奬先臣恭謹

之節而趣令夾擊以定大功

得卿奏知卿屬官自張俊處歸報敵已渡淮卿只在舒州聽候朝廷指揮此以見卿小心恭慎不敢專輙進退深為得體朕所嘉歎據報烏珠用酈瓊計復來窺伺濠州韓世忠已與張俊楊沂中會于濠上劉錡在廬州柘皐一帶屯軍卿可星夜提精兵裹糧起發前來廬州就糧直趨壽春與韓世忠等夾擊可望擒殺烏珠以定大功此一機會不可失也廬州通水運有諸路漕臣在彼

運糧急遣親札卿切體悉十日二更

先臣自舒州疾馳以十三日辛亥至定遠縣烏
珠先以八日丁未破濠州張俊以全軍駐于黃
連鎮去濠六十里不能救楊沂中趨濠城覆于
敵王德救之而免烏珠方據濠聞先臣將至復
遁夜踰淮不能軍時朝廷方得先臣發舒州之
奏乃賜御札嘉獎且諭以適中機會之意

得卿奏卿聞命即往廬州遵陸勤勞轉餉艱阻卿不復

顧問必遣其行非一意許國誰肯如此據探報烏珠復窺濠州韓世忠八日乘捷至城下張俊楊沂中劉錡先兩日盡統所部前去會合更得卿一軍同力此敵不足平也中興勳業在此一舉卿之此行適中機會覽奏再三嘉歎不已遣此奬諭卿宜悉之

先臣得張俊報韓世忠先以四日癸卯自招信

泗州還楚而俊亦以十四日癸丑還軍滁州先

臣既獨以孤軍駐定遠而敵已悉遁乃復還軍

且具以奏聞未至朝廷以未知世忠還楚十七

日丙辰復賜御札令先臣出濠壽牽制

累得卿奏往來廬舒間想極勞勩一行將士日夜暴露之苦道路登涉之勤朕心念之不忘比以韓世忠尚在濠州與敵相拒獨力恐難支梧累奏告急卿智畧有餘可為朕籌度擇利提師一出濠壽間牽制敵勢以援世忠想卿忠義體國必以宗社大計為念無分彼此劉錡一軍已專令間道先行張俊楊沂中亦遣兵前去并欲

卿知十七日

臣珂跋臣仰惟高宗皇帝天錫神武紹開中興南征北伐景命重集而先臣飛奮自畎畝首蒙異知外抗強敵内平劇盜力復京西之境土智掃中原之羣兇至於旌麾所指兩河響應謁視陵寢恢拓版圖無非簡在上心中禀成筭故雲章奎畫輝映日月藏之臣家亶為盛典中經權臣之禍歸之有司屬當更化首還諸孤於嶺表且以軫念先臣不忘之德意屬于孝

宗皇帝追御極之初盡伸前枉臣父霖拔自流離之餘躐登清貫嘗因攝貳匠監抗章有請遂獲賜還若羣陰宿霁將旦澄霽粲然復覩青天萬象呈露焜眩心目臣父是用寅奉朝夕屢欲刋之琬琰以詔亡窮以侈榮遇以章先帝委寄待遇之隆而彚次未終齎恨沒地臣生銜隕霜之哀重佩易簀之訓追述先志纂輯次第端拜摹刻凡爲詔札七十有六若淮西始終十有五札復以甲子繫日蓋辨明疑似不敢不詳

其他軼在人家散之族鄗者臣不能究悉誓畢此生

搜訪以補其遺庶幾帝王彌綸之原闕

金佗稡編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佗稡編卷四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檢討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楊簡中

金佗稡編卷四

宋 岳珂 撰

行實編年一

崇寧二年癸未歳

先臣和遺事初歳遺事

二月十五日先臣生名飛字鵬舉按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及姓源類譜曰唐堯時有四岳者佐堯理天下

因官以命氏實岳姓所自始其後支胄莫考凡數千載
皆韜迹不耀望雖出山陽郡先臣實家于湯陰亦莫知
其所以徙自先臣成而下皆以力田為業及先臣和時
有瘠田數百畝僅足廪食河北屢歉饑者多先臣和常
日以脱粟數升雜蔬爲糜與家人旦暮食取半飽盡以
其餘呼道路之饑者均而飼之家人有不堪者先臣和
謂之曰彼饑者亦人爾而能一二日不食吾與若日再
食而猶欲求飽耶吾欲裁吾之僅有濟人之絶無耳人

有侵其地以耕者割而予之無爭意有貸其財而弗償者折券棄之無愠色雖甚窶乏未嘗悔鄉人重敬之先臣方在孕有老父過門聞姚氏之聲曰所生男也他日當以功名顯世位至公孤父因忽不見及生先臣之夕有大禽若鵠自東南來飛鳴于寢室之上先臣和異之因名焉未彌月黄河決内黄西水暴至姚氏倉皇襁抱坐巨甕中衝濤而下乘流滅没俄及岸得免先臣少負氣節沉厚寡言性剛直意所欲言不避禍福資敏悟强

記書傳無所不讀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或達旦不寐家貧不常得燭晝拾枯薪以自給然於書不泥章句一見得要領輒棄之爲言語文字初不經意人取而誦之則辨是非析義理若精思而得者生而有神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腰弩八石甞學射于鄉豪周同一日同集衆射自眩其能連中的者三矢指以示先臣曰如此而後可以言射矣先臣謝曰請試之引弓一發破其筈再發又中同大驚遂以其所愛弓二贈先臣後先臣

益自練習能左右射隨發輒中及爲將亦以教士卒由是軍中皆善左右射屢以是破敵鋒同與先臣别未幾而死先臣往弔其墓悲慟不已每朔望則鬻一衣設卮酒鼎肉于同冢上奠之而泣引所遺弓發三矢又泣然後酹酒瘞肉于冢之側徘徊悽愴移時乃還衣就盡先臣和覺而索之黙不言撻之亦不怨後伺其出而竊從往視之盡見其所爲乃問之曰爾所從射者多矣獨奠泣于周同墓何也曰飛向者學射於周君而特與飛厚

不數日盡其道以歸念其死無以報聊於朔望致禮耳又問其故曰射三矢者識是藝之所由精也酹酒瘞肉者周君所享飛不忍食也先臣和始甚義之撫其背曰使汝異日得爲時用其徇國死義之臣乎先臣應之曰惟大人許飛以遺體報國家何事不敢爲先臣和乃歎曰有子如此吾無憂矣

宣和四年壬寅歲年二十

從敢戰擒陶俊賈進先臣和卒

眞定府路宣撫劉韐募敢戰士備敵先臣首應募韐一見大奇之使爲小隊長相州劇賊陶俊賈進攻剽縣鎮殺略吏民官軍屢戰失利先臣請以百騎滅之韐與步騎二百先臣預遣三十人易衣爲商入賊境賊掠之以歸置于部伍先臣乃夜伏百人於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易其兵少出戰俊箕踞坐馬上嫚罵交鋒先臣陽北賊乘勢追逐伏兵起擊所遣三十人自賊中擒俊進於馬上賊衆亂莫知所爲遂俘獲其衆餘黨盡散知

相州王靖奏其功補承信郎命未下得先臣和訃跣奔還湯陰執喪盡禮毀瘠若不勝會朝廷罷敢戰士前命竟不下先臣亦棄不復問

宣和六年甲辰歲年二十二

殺張超從平定軍

春三月賊闕

敢犯吾保耶起而視之超方恃勇直前先臣乗垣引弓一發貫吭而踣賊衆奔潰壄賴以全是歲按

平定軍爲効用士稍擢爲偏校

靖康元年丙午歲年二十四

榆次覘敵干大元帥府招吉倩補承信郎戰侍

御林轉寄理保義郎戰滑州河上轉秉義郎隸

宗澤

夏六月路分季團練失其名知其勇以百餘騎檄往慶

陽榆次縣覘敵謂之硬探猝遇敵衆騎士畏卻先臣單

騎突敵陣出入數四殺其騎將數人敵衆披靡不敢逼

至夜以敵服潜入其營遇擊刁斗者謬學其語答之遂周行營柵盡得其要領以歸補進義副尉會夜渡亡其告身先臣又棄不復問間行歸相州冬高宗皇帝以天下兵馬大元帥開府河朔至相州先臣因劉浩得見命招羣賊吉倩等與以百騎先臣受命出日薄莫頓所部宿食自領四騎徑入賊營羣賊駭愕先臣呼倩等慰諭之曰强敵犯順汝曹不輔義以立功名反於草間苟活今我以大元帥命招納汝曹此轉禍爲福之秋也倩等

素知先臣名且感其至誠置酒延之先臣亦豪飲不疑
酒酣倩謂先臣曰倩等旣騷動州縣今旣受招恐未免
誅戮先臣開諭再三衆已聽命忽一賊起搏先臣先臣
批其頰應手仆地拔劒向之倩等羅拜請免相率解甲
受降凡三百八十人由是受知於大元帥補承信郎分
鐵騎三百使先臣往李固渡嘗敵軍戰于侍御林敗之
殺其梟將轉成忠郎以曾大父諱寄理保義郎未幾以
檄從劉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州南先臣乘浩馬

從百騎習兵河上河凍冰合敵忽至先臣麾其下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及其未定擊之可以得志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先臣以刀承之刃入寸餘復拔刀擊之斬其首屍仆冰上騎兵乘之敵衆大敗斬首數千級得馬數百匹以功遷秉義郎大元帥次北京以先臣軍隸留守宗澤

靖康二年是年改元建炎丁未歲年二十五

戰開德轉脩武郎戰曹州轉武翼郎宗澤授陣

圖從大元帥移南京上書奪官詣張所借修武郎閤門祗候中軍統領論兩河燕雲利害借武經郎從王彥戰新鄉敗王索戰侯兆川戰太行山擒托卜雅爾烏殺哈芬大王歸宗澤充留守司統制隸杜充

春正月戰于開德以兩矢殪金人執旗者二人縱騎突擊敗之奪甲馬弓刀以獻轉修武郎二月戰于曹州先臣被髮揮四刃鐵簡直犯敵陣士皆賈勇無不一當百

大破之追奔數十里轉武翼郎澤大奇先臣謂之曰爾勇智材藝雖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古法今爲偏裨尚可他日爲大將此非萬全計也因授以陣圖先臣一見即置之後復以問先臣先臣曰留守所賜陣圖飛熟觀之乃定局耳古今異宜夷險異地豈可按一定之圖兵家之要在於出奇不可測識始能取勝若平原曠野猝與敵遇何暇整陣哉況飛今日以裨將聽命麾下掌兵不多使陣一定敵人得窺虛實鐵騎四蹂無遺類

矣澤曰如爾所言陣法不足用耶先臣曰陣而後戰兵之常法然勢有不可拘者且運用之妙存於一心留守第思之澤默然良久曰爾言是也大元帥移南京復令先臣以所部從五月大元帥即皇帝位改元建炎先臣上書數千言大槩謂陛下已登大寳黎元有歸社稷有主已足以伐敵人之謀而勤王御營之師日集兵勢漸盛彼方謂吾素弱未必能敵正宜乘其怠而擊之而李綱黄潛善汪伯彦輩不能承陛下之意恢復故疆迎還

二聖奉車駕日益南又令長安維揚襄陽準備廵幸有苟安之漸無遠大之略恐不足以繫中原之望雖使將帥之臣戮力于外終亡成功爲今日之計莫若請車駕還京罷三州廵幸之詔乘二聖蒙塵未久敵穴未固之際親帥六軍迤邐北渡則天威所臨將帥一心士卒作氣中原之地指期可復書奏大忤用事之臣以爲小臣越職非所宜言奪官歸田里秋八月詣河北招撫使張所所一見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閤門祗候差充中軍

統領所嘗從容問之曰聞汝從宗留守勇冠軍汝自料能敵人幾何先臣曰勇不足恃也用兵在先定謀謀者勝負之機也故爲將之道不患其無勇而患其無謀今之用兵者皆曰吾力足以冠三軍然未戰無一定之畫已戰無可成之功是以上兵伐謀次兵伐交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採樵以致絞皆用此也所本儒者聞先臣語矍然起曰公殆非行伍中人也因命先臣坐促席與論時事先臣慷慨流涕曰今日之事惟有滅强敵迎二

聖復舊疆以報君父耳所曰主上以我招撫河北我惟職是思而莫得其要公嘗計之否先臣曰昔人有言河北視天下如珠璣天下視河北猶四肢言人之一身珠璣可無而四肢不可暫失也本朝之都汴非有秦關百二之險也平川曠野長河千里首尾緜亘不相應援獨恃河北以爲固苟以精甲健馬馮據要衝深溝高壘峙列重鎮使敵入吾境一城之後復困一城一城受圍諸城或撓或救卒不可犯如此則敵人不敢窺河南而京

師根本之地固矣大率河南之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獲則燕雲未可有間嘗思及童宣撫取燕雲事每發一笑何則國家用兵爭境土有其尺寸之地則得其尺寸之用因糧以養其兵因民以實其地因其練習之人以爲嚮導然後擇其要害而守之今童宣撫不務以兵勝而以賄求敵人既得重賄陽諾其請收其糧食徙其人民與其素習之士席卷而東付之以空虛無用之州國家以爲燕雲

真我有矣則竭天下之財力以實之不知要害之地實彼所據彼俟吾安養之後一呼而入復墮喪敗攻取燕雲而不忘諸關是以虚名受實禍以土疆資强敵也河南河北正亦類此今朝廷命河北之使而以招撫名越河以往半爲强敵之區又何以爲招撫之地爲招撫職事計直有盡取河北之地以爲京師援耳不然天下之四肢絶根本危矣異時勁敵既得河北又侵河南險要既失莫可保守騷騷未已幸江幸淮皆未可知也招撫

誠能許國以忠稟命天子提兵壓境使飛以偏師從麾下所嚮惟枱撫命耳一死烏足道哉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先臣從都統王彥渡河至衛州新鄉縣敵勢盛彥軍石門山下約彥出戰不進先臣疑彥有他志抗聲謂之曰二帝蒙塵敵據河朔臣子當開道以迎乘輿今不速戰而更覘望豈真欲附敵耶彥默然強與置酒幕下有姓劉者數於掌上畫斬字示彥彥不應先臣慭起獨引所部鏖戰奪敵纛而舞之諸軍鼓譟爭奮遂拔新鄉

擒千户阿勒班又與萬户王索戰敗之明日將戰侯兆川先臣預戒士卒曰吾已兩捷彼必併力來吾屬雖寡當為必勝計不用命者斬及戰士卒重傷先臣亦被十餘創與軍中皆死戰卒破之獲士馬不可勝計夜屯石門山下或傳敵騎復至一軍皆驚唯先臣堅卧不動敵卒不來糧盡累日殺所乘馬以饗士間走彦壁乞糧彦不許乃引所部益北擊敵又戰于太行山獲馬數十匹擒拓跋葉烏居數日復與敵遇先臣單騎持丈八鐵鎗

刺殺敵帥黑風大王走其衆三萬敵軍破膽先臣自知為彦所疑乃自為一軍歸宗澤澤命為留守司統制未幾澤死杜充代之

建炎二年戊申歲年二十六

戰胙城縣戰黑龍潭戰官橋擒李千戶從閭勍保護陵寢戰汜水關戰竹蘆渡轉武功郎

春正月合翠宣贊失其名軍與金人戰于胙城縣大敗之又戰于黑龍潭龍女廟側官橋皆大捷擒女真李千

戶渤海漢兒軍等送留守司秋七月從閭勍保護陵寢
八月初三日與金人大戰于汜水關敵有騎將往來馳
突先臣躍馬左射應弦而斃敵衆亂官軍奮擊大破之
又檄先臣留軍竹蘆渡與敵相持糧垂盡先臣察選精
鋭三百伏前山下令人各以薪屬交縛兩束四端爇火
夜半皆舉敵疑援兵至驚潰先臣追襲大破之以奇功
轉武功郎

建炎三年己酉歲年二十七

大戰京師破王善等五十萬轉武經大夫擒杜
叔五孫海轉武畧大夫借英州刺史解陳州圍
擒孫勝孫清轉武德大夫授真刺史說杜充勿
棄京師戰鐵路步戰盤城擒馮道諫杜充戰馬
家渡戰鍾山戰廣德擒王權等戰溧陽擒渤海
太師李薩卜
春正月賊首王善曹成張用董彦政孔彦舟率衆五十
萬薄南薰門外鼓聲震地充拊先臣曰京師存亡在此

舉也時先臣所部纔八百人衆皆懼不敵先臣謂曰賊雖多不整也吾為諸君破之左挾弓矢右運鐵矛領數騎橫衝其軍賊軍果亂後騎皆死戰自午及申賊衆大敗轉武經大夫杜叔五孫海等圍東明縣先臣與戰擒之轉武略大夫借英州刺史二月王善圍陳州恣兵出掠充檄先臣從都統制陳淬合擊之先臣先命偏將岳亨以遊騎絶其剽掠之路獲其餉卒牛驢善兵不敢復出勢益沮二十一日戰于清河大敗之擒其將孫勝孫

清等以歸所降將卒甚衆轉武德大夫授真刺史夏四月又檄從淬合擊善衆六月二十日先臣次崔橋鎮西又遇善軍迎敵敗之單騎與岳亨深入執馘乃還杜充棄京師之建康先臣說之曰中原之地尺寸不可棄況社稷宗廟在京師陵寢在河南尤非他地比留守以重兵碩望且不守此他人奈何令留守一舉足此地皆非我有矣他日欲復取之非捐數十萬之衆不可得也留守盍重圖之充不聽遂從之建康師次鐵路步與賊首

張用戰敗之至六合檄討李成破之于盤城成又退保滁州充命王𤫊討之𤫊提兵至梁路徘徊不進其輜重在長蘆成遣輕騎五百襲奪之不獲掠寺僧百姓百餘人劫取先臣裴凛犒軍銀絹先臣方渡宣化鎮聞之急進兵掩擊賊兵盡殪得其梟將馮進還所掠人於長蘆成奔江西𤫊竟不至滁而返冬十一月金人大舉兵與李成共寇烏江縣充閉門不出諸將屢請不荅先臣叩寢閤諫之曰勍敵大盛近在淮南睥睨長江包藏不淺

卧薪之勢莫甚於此時而相公乃終日宴居不省兵事萬一敵人窺吾之怠而舉兵乘之相公既不躬其事能保諸將之用命乎諸將既不用命金陵失守相公能復高枕於此乎雖飛以孤軍效命亦無補於國家矣因流涕被面固請出視師充漫應曰來日當至江滸竟不出十八日敵由馬家渡渡江充始遣先臣等十七人領兵二萬從都統制陳淬與敵會戰方酣大將王𤫉以數萬衆先遁諸將皆潰去獨先臣力戰會暮後援不至輜重

悉為潰將引還士卒乏食乃全軍夜屯鍾山遲明復出戰斬首以數千百計諸將洶洶欲叛戚方首亡為盜先臣麾下亦有從之者先臣灑血勵衆曰我輩荷國厚恩當以忠義報國立功名書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為敵潰而為盜偷生苟活身死名滅豈計之得耶建康江左形勝之地使强敵盜據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死無二輒出此門者斬音容慷慨士為感泣不敢有異志又招餘將曰凡不為紅頭巾者隨我於是傅慶劉經以軍從

充竟以金陵府庫與其家渡江降敵餘兵皆西北人素慕先臣恩信有容白先臣願請為主帥而俱叛北者先臣陽許之有頃其部曲首領各以行伍之籍來先臣按籍呼之曰以爾等之衆且強為朝廷立奇功取中原身受上賞乃還故鄉豈非榮耶必能湔滌舊念乃可相附其或不聽寧先殺我我決不能從汝曹叛衆皆懾然懽呼曰惟統制命遂盡納之烏珠趨臨安府先臣領所部邀擊之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斬一千二百一十六級

擒女真漢兒王權等二十四人俘諸路剃頭簽軍首領四十八人察其可用者結以恩信遣還敵中令夜斫營燒毀七梢九梢砲車及隨軍輜重器仗乘其亂縱兵文擊大敗之俘殺甚衆駐于廣德之鍾村是時糧食罄匱先臣資糧于敵且發家貲以助之與士卒最下者同食將士常有飢色獨畏先臣紀律不敢擾民市井鬻販如常時敵之簽軍涉其地者皆相謂曰岳爺爺軍也爭來降附前後萬餘人敵侵溧陽縣先臣遣劉經將千人夜

半馳至縣擊之殺獲五百餘人生擒女真漢兒軍敵同知溧陽縣事渤海太師李薩巴等一十二人及千戶瑠格

金佗稡編卷四